

中华艺术论丛

第6辑

(黄梅戏研究专辑)

朱恒夫 聂圣哲 主编



同濟大學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中华艺术论丛

第6辑

(黄梅戏研究专辑)

朱恒夫 聂圣哲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艺术论丛·第6辑·黄梅戏研究专辑/朱恒夫,聂圣哲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5608-3375-6

I. 中... II. ①朱... ②聂... III. ①艺术-中国-文集②黄梅戏-艺术评论 IV. J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590 号

中华艺术论丛·第6辑

(黄梅戏研究专辑)

朱恒夫 聂圣哲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谢惠云 封面设计 潘向葵

出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行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87 千

印 数 1—3100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3375-6/J·93

定 价 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黄梅戏研究专辑。文稿对黄梅戏艺术的音乐、流派、历史、表演特点和理论研究都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由于黄梅戏是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韩再芬等几代著名演员，因此在全国及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书还收录了《天仙配》等经典名剧的剧本。

《中华艺术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任：聂圣哲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长海 朱俊才 朱恒夫 朱栋霖 曲六乙

华 珂 刘 祯 吴志强 吴新雷 陈再峰

林家阳 郑培凯 赵山林 俞为民 郭 超

聂圣哲 殷正声 (韩)梁会锡 曾永义

康保成 廖 奔 (美)Stephen H. West (奚如谷)

主编 朱恒夫 聂圣哲

主编致语

中国的戏曲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走出低谷?这是目前所有关心戏曲命运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戏曲界的从业人员们从理论到实践,努力探索的一个问题,现在答案虽然还没有明确,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戏曲未来的曙光。人们认识到,戏曲只要进行符合艺术规律、吻合人民大众审美需求的改革,在剧本、唱腔、音乐和舞美等方面与时俱进,就一定会再度焕发出青春的风采。

在努力探索的人群中,黄梅戏的演职员们思考得最多,步子迈得最大,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他们的经验或者是教训,都有着借鉴与启发的意义,因此,我们特在本期专门将黄梅戏的研究论文编为专辑,集中地探讨黄梅戏的历史渊源、艺术规律与表演经验,以便于人们了解黄梅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黄梅戏兴盛于安徽省的安庆地区,那里的方言与音乐有着融汇东西南北的特点。它虽然有着自己的个性,但又蕴含着各地语言与音乐的共性。它的语言不是普通话,但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能听懂;它的音乐尽管也是从当地或邻近地区的民歌小调中孕育而成的,但又能拨动几乎是全国听众的心弦。加之它大部分剧目的题材表现的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爱情与婚姻,因而,它的流行区域早就不限于安庆一地,全国每一个地方甚至海外都有热爱它的观众。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许多人对整个戏曲的态度。

近年来,有两部戏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是《徽州女人》,二是《公司》。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都是因改革而引起的,要不要改

中华艺术论丛(第6辑)

革,如何改革,是争论的关键。不管人们对这两部戏持着怎样的评价态度,但这两部戏所引发出来的大讨论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在当代戏曲发展史上,是谁也无法忽视的。

本专辑考虑到尽可能地反映出黄梅戏研究的学术水准,除了约请一些专家撰写论文外,还转载了许多书刊上的优秀论文,在此,我们谨向《中国戏剧》、《戏曲研究》、《黄梅戏艺术》、《艺术百家》、《安徽新戏》等刊物的编辑部的同仁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了满足黄梅戏的热爱者对著名剧目作更多了解的要求,我们特选录了在黄梅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目。

在上一期我们登载了《南音目连救母》的上篇,为了保持连续性,我们将本期将其刊完。

《中华艺术论丛》原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得到了祝振玉、庞坚二位先生的鼎力支持。今考虑到该论丛为同济大学主办,又为编辑工作上的方便,故转到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我们特别感谢郭超社长,他出于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

朱恒夫 聂圣哲

2006. 6

目 次

主编致语 朱恒夫 聂圣哲

第一篇 剧目释义

| | |
|-----------------------------------|---------|
| 黄梅戏的稀见剧目 / 1 | 洪 非 |
| 董永遇仙传说戏曲作品考述 / 18 | 纪永贵 |
| 谈黄梅戏中的县官 / 33 | 桂遇秋 |
| 黄梅戏《天仙配》的改编与影响 / 42 | 纪永贵 |
| 病态的百合花及其潜隐文化逻辑 / 66 | 张兰阁 |
| ——对《徽州女人》中女人形象的另一种解读 | |
| 《徽州女人》的启示 / 76 | 王安祈 |
| ——台湾戏迷的观点 | |
| 沿着古朴青石阶而下的“徽州女人” / 80 | 姚爱云 |
| 黄梅戏《公司》给予戏曲界的启示 / 85 | 朱恒夫 代颂娥 |
| 关怀普通观众，“三贴近”是关键 | |
| ——新创黄梅剧《公司》的演出成功给人们的启示 / 93 | 李亚男 |
| 当代生活的戏剧还原与重构 | |
| ——评现代黄梅戏《公司》 / 100 | 杨晓民 |
| 一片春光，两种乍泄 | |
| ——巴金小说《春》与同名黄梅戏音乐电视剧剧本的比较研究 / 102 | 顾丽萍 |

中华艺术论丛(第6辑)

第二篇 音乐视窗

| | |
|-----------------------|-----|
| 话说黄梅戏音乐 / 120 | 时白林 |
| 黄梅戏音乐程式探微 / 125 | 精 耕 |
| ——学习传统札记 | |
| 谈如何把握黄梅戏的音乐风格韵味 / 134 | 徐代泉 |
| 谈《天仙配》和《女驸马》的演唱 / 143 | |
| 严凤英口述 王冠亚 王小亚整理 | |
| 传统与创新都是人民需要的 | |
| ——评《徽州女人》的音乐创作 / 158 | 时白林 |

第三篇 严凤英研究

| | |
|-----------------------|---------|
| 严凤英在黄梅戏表演艺术上的成就 / 161 | 唐红炬 |
| 严凤英与黄梅戏 / 174 | 时白林 |
| 严凤英唱腔初探 / 177 | 申非伊 |
| 严凤英在南京 / 197 | 吴笛人 刘 政 |

第四篇 王少舫研究

| | |
|------------------------|-----|
| 王少舫对黄梅戏的卓越贡献 / 203 | 丁俊美 |
| 浅说“王派”艺术特征 / 207 | 王仁安 |
| 王少舫与黄梅戏 / 218 | 杨 璞 |
| 梅林艺苑比翼鸟 | |
| ——试论严凤英与王少舫的共同创造 / 230 | 金 芝 |

第五篇 韩再芬研究

| | |
|---------------|-----|
| 她为黄梅戏而生 / 244 | 柏 岳 |
| ——韩再芬戏曲表演艺术散论 | |

目 次

众专家评说韩再芬

——韩再芬表演艺术研讨会纪要 / 275

廊 钟整理

第六篇 纵横札记

民间狂欢仪式：黄梅戏的相对原生态 / 297

汪晓云

试析趣缘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黄梅戏戏迷群体为例 / 310

章 雯

世纪之交的黄梅戏特色谈 / 316

张 玲

黄梅戏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 325

王 蕤

黄梅戏研究综述 / 344

王秋贵

第七篇 经典作品

《天仙配》 / 365

胡玉庭口述

《女驸马》 / 419

陆洪非改编

《徽州女人》 / 456

陈薪伊 刘云程

《公司》 / 500

聂 造

《南音目连救母》(下) / 533

厉晖标点

第一篇 剧目释义

黄梅戏的稀见剧目

洪 非

黄梅戏早期在农村积累的传统剧目，除所谓“三十六大本（大戏）、七十二小折（小戏）”之外，有一部分已经失传，有一部分只保存在某些地区的少数艺人身上，成为稀见剧目。稀见剧目并非全属珍品，但也有不少是可用之材。像从舞台搬上银幕的《女驸马》，就是根据稀见的《双救举》改编的。

解放后，由于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经过戏曲干部和老艺人的共同努力，挖掘出在黄梅戏舞台上绝迹已久的《水涌登州》和《卖花篮》等大、小数十个剧目。又从与黄梅戏有血缘关系的黄梅采茶戏、武宁采茶戏、福建三角戏等兄弟剧种中找到了黄梅戏老艺人尚能记得剧名而无法演出、也没有脚本的《聂儿捡柴》、《叶五辞院》、全部《李益卖女》和《补碗》等稀见的剧本。

黄梅戏的稀见剧目，在兄弟剧种有可能是常见剧目，但内容和形式或不尽相同。

黄梅戏稀见剧目重见天日，公诸于世，不仅可以有选择地经过整理，丰富舞台演出的内容，而且对研究这一剧种的形成和发展，也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黄梅戏的稀见剧目，大部收入《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内部发行），现分别予以简介：

稀见之大戏

（一）《火焰山》

《火焰山》在京剧等兄弟剧种中，是表现孙悟空师徒们到西天取经，

路过火焰山与铁扇公主发生冲突的内容；但黄梅戏的《火焰山》却是描写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女儿下嫁杨天佑的故事。其中《桃花洞》一折是黄梅戏舞台上常演的一个单折戏；但《全本火焰山》则只有一两位老艺人会唱。

《火焰山》的梗概是这样：扬州士人杨天佑因膝下无子，看破红尘，受吕洞宾的指点，辞别发妻孙氏到桃花洞修炼。天宫张三姐（又称张三圣女）羡慕凡尘，乃“在宫中盗出了阴阳宝扇，瞒过了众姊妹私下凡间”，并算出了杨天佑是“大半个神仙”，乃到桃花洞与他配为夫妻。一日孙氏命仆人杨来到桃花洞送饭。杨来看到洞中有一“花花娘子”，回来告知孙氏。孙氏前去问罪，张三姐施展法术，顿时天昏地暗。孙氏回娘家搬动孙龙、孙虎带领人马前去，火烧桃花洞，亦被张三姐的法宝打败。后来吕洞宾奏知王母，王母命杨戬等下凡镇压，也叫张三姐击退。最后王母亲自下凡将张三姐收服，杨天佑亦受“法戒”，随之上天。

这个戏与常见的《三姐下凡》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常见之《三姐下凡》是说：玉帝的三公主，羡慕人间繁华，窃取了六甲天书，冲出南天门，来到扬州观灯。不意白玉宝扇在狂风中遗失，被书生杨文举拾起奉还，二人一见倾心，由土地为媒，结为夫妇。婚后生一子名光道（即二郎神杨戬）。玉帝从瑶池赴宴归来，知三姐私配凡夫，十分震怒。令南海观音下凡，逼迫三姐回天。玉帝将三姐打入天牢受苦，她又在天牢生下一女名叫杨英（即华山三圣母）。十年后，杨光道长大成人，追问母亲下落，杨文举告知前情，并取出公主临别时留下的天书。光道带了六甲天书走出家门，在土地的指点下，获得了兵刃，杀上南天门，打退了神将，砸开了天牢，救出母亲，骨肉团聚。

二郎神在民间传说和民族戏曲中有两种不同的面貌。在二郎神斧劈桃山时，他是代表正义的；到了沉香太子斧劈华山时，他则转到了反动的立场，作为镇压他的胞妹——华山三圣母的统治者。《新编说唱宝莲灯华山救母全传》一开始就交待了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故事：“西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府有一书生杨天佑，在桃山洞修炼；斗牛宫张仙姑下凡，与他配合姻缘，生一男一女，男名二郎，女名三娘，玉帝闻知大怒，降旨将仙姑压在桃山受苦。后来二郎救母，玉帝见喜，二郎封为西川灌口

妙道真君，王娘封为西岳华山三仙圣母，两处享受香火。”

黄梅戏的《火焰山》与《王姐下凡》和二郎神斧劈桃山的基本情节相仿，可见它们之间的渊源。所不同的是二郎神杨戬的面貌。也许黄梅戏《火焰山》是借用了沉香太子斧劈华山时的杨戬形象。

《火焰山》的原本夹杂不少封建性的糟粕；但张三姐，就其性格的主要方面看来，还是一个可爱的形象。她敢于跑下天庭，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敢于拿起武器与干涉她的对象进行斗争，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她的性格与她的妹妹七仙女在《天仙配》中有同样可爱的地方。经过去芜存精，并参考有关资料，加以丰富发展，有可能使它在黄梅戏的舞台上成为《天仙配》的姊妹篇。

(二) 《水涌登州》

黄梅戏的《水涌登州》是已故老艺人胡玉庭贡献出来的孤本。

这个戏的内容叙述：住在登州的崔文，乐善好施，一天，有一云游道人前来叫他准备船只，好在洪水陡发之时逃生，道人关照他：“看到宝石坊下石狮子眼睛流血，洪水就要来临。”又说：“在发洪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救，就是不能救人。”崔文将石狮眼睛流血就要发洪水的事告诉了屠夫刘安。刘安为了要笑崔文，在石狮子眼里涂上了猪血。猪血涂在石狮眼里，果然大雨倾盆，水涌登州。崔文一家乘船逃生，水中有少年呼救。崔文未依道人之言，将他救上船来。问起姓名，原来是刘安之子，名唤刘英。水退，崔文将刘英收留在家，令其与己子崔庆共读诗书。后来，皇宫失却玉玺，贴出榜文说：不问谁人，找到玉玺，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神仙告诉崔文，玉玺落在八角琉璃井中。崔文欲命崔庆上京揭榜，无奈崔妻因子幼不忍其远离乡土。刘英自荐替崔文前往京都。刘英找着玉玺，皇帝招他做了驸马。刘英得了富贵，忘却崔家恩义。崔文长久得不到刘英的信息，乃命崔庆上京寻找。崔庆入京，找至驸马宫，刘英不但不认，反说崔庆冒认官亲，给他一顿毒打，定罪下狱。结果崔文到包公处告状。包公弄清真相，斩了刘英，并给崔家封了官。

这个故事描写了刘英这样一个贪图富贵、忘恩负义的人，最后受到

严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劳动人民对那些做了官就忘了本,有了权势就六亲不认的势利之徒,是恨之人骨的。因此要借刘英的下场来狠狠地鞭笞他们一下。但是在这个戏里,着重宣扬的善有善报——像崔文这样“善人”冥冥之中有神灵保护——的部分,却是封建糟粕。

《水涌登州》的故事在安庆民间广泛流传,是由当地民间故事衍变成黄梅戏的脚本呢?还是由黄梅戏的脚本演出后在当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呢?谁先谁后,还搞不清楚。但像石狮子(或石龟)眼红,洪水陡发之类的传说,在安徽省沿江地区的流传却是很久远的。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上关于巢州的陷落,就有这样的记载:“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全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郡城陷为湖。”陷巢州的故事,在巢湖一带人民的口头上,也说是屠夫以猪血涂在石狮子的眼睛里而后才发大水的。这就与《水涌登州》更加接近了。

庐剧有一个传统剧目叫《陷巢州》(又称《人不如狗》),是说:巢州大水,石忠厚救活了林忠策、郑感德和王恩三人。水退,林赴潼关寻父,郑上京都赶考,王留石家料理财务。后来,王恩勾结官府,把石忠厚诬陷入狱,霸占了石的家财。林忠策由潼关回来,控告王恩,又被陷害。最后郑感德官封巡按,经过巢州,查明案情,惩办王恩。

类似的传说,在我国其他地区,也有流传,像江苏省铜山县的民间故事《宝船》。《宝船》与《水涌登州》的情节基本相似,所不同者是人物的姓名、身份和一些细节。《宝船》中救人者是劳动人民,忘恩者是剥削阶级。

《水涌登州》从现状看,是精华与糟粕夹在一起的;形式上,交待的故事多,对人物形象的刻划过于简单。如果把美化剥削阶级、宣扬因果报应的部分剔除,从相近的民间文艺作品中吸取一些有益成分,加强描写劳动人民对剥削者忘恩负义的痛恨,定会面目一新。

(三) 《下天台》

《下天台》是黄梅戏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部；下部通称《山伯访友》，又名《上天台》。《山伯访友》为常见之传统剧目，《下天台》则属稀见。

《下天台》取金童、秀女从天台下到凡间之意。故事从梁山伯之父梁进烧香求子开始：越州山阴人梁进于花朝之期到家庙求神保佑他“得子添丁”。接着是天上蟠桃大会的前夕，王母正在梳妆打扮，有金童、秀女见她头上的花戴歪了，扑哧一笑。王母见金童、秀女笑她，很生气，要“将他二人推到斩仙台，碎尸万段”；慈悲大士为之讲情，免去死刑，打下凡间受罪。金童、秀女下凡投生为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一部分与后面梁山伯、祝英台死后金童、秀女刑满归位的情节相连串，也就是所谓《上天台》。这种“神仙道化”的老套是一种消极的东西，给《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反封建主题涂上了迷信色彩。其中有些细节，如描写王母残暴嘴脸以及金童、秀女下凡时遇到和、合二仙的一节，载歌载舞，形式活泼，主旨旨在赞美人间。抽出来稍加整理，是可以成为一出生动活泼的歌舞小戏的。如和、合二仙指引金童、秀女观看西湖美景，就是描写人间胜过天堂的：

金童：(唱)站立云头朝下望——
秀女

(幕后唱西湖歌曲……)

秀女：(唱)吹唱歌舞什么码头？

和仙：(唱)那是凡间西湖景，

合仙：(唱)吹唱歌舞永不休。

和仙：(唱)凡人游到西湖去，

合仙：(唱)直把杭州当汴州。

和仙：(唱)仙家游玩西湖景，

合仙：(唱)忘了洞府永无忧。

和仙:(唱)你二人观了西湖景,
合仙:(唱)不想回洞把道修。……

(四) 《柳凤英修书》

《柳凤英修书》是《菜刀记》(又名《蔡鸣凤辞店》)的下部。其中《修书》一场,很多黄梅戏的老艺人都会演唱;但整个《菜刀记》的下部,却是胡玉庭贡献出来的又一个稀见剧目。这个剧目,胡玉庭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演过,某些情节和词句都忘记了。他为了这个剧本能够完整地记录下来,1957年的夏天,冒着炎暑,从至德(当时他在至德县大众剧团工作)跑到望江故乡找他的徒孙龙甲炳(龙甲炳之父龙昆玉曾从胡玉庭学艺)帮助他回忆,结果把完整的本子留传下来了。

《柳凤英修书》是接着《菜刀记》的情节发展下去的。《菜刀记》写湖北蕲水商人蔡鸣凤与卖饭女柳凤英同居三年,回到家乡被妻子同其奸夫所杀。蔡鸣凤被杀后,凶手嫁祸于蔡的岳父朱茂青;经小偷魏大蒜做证,才得真相大白。《柳凤英修书》中接下去的情节是这样的:蔡鸣凤辞店后,柳凤英不知他回家被杀,仍在饭店中朝夕思念他、盼他早日前来。某夜蔡鸣凤的魂魄入梦,告诉她:回家被杀,叫她不要等他。柳凤英醒后半信半疑,于是写了一封信叫店里伙计德伢送与蔡鸣凤。德伢到了湖北蕲水,正好碰到魏大蒜,了解到蔡鸣凤被杀经过,回来告诉柳凤英。于是柳凤英即往蕲水祭奠,并在蔡鸣凤坟前投河自杀。

为了试探《柳凤英修书》是怎样产生的,想先谈一些《蔡鸣凤辞店》的情况。《蔡鸣凤辞店》是许多地方剧种所共有的剧目。湖南花鼓戏中有这样的说法:“杀不死的蔡鸣凤,打不死的蔡伯喈。”这出戏在黄梅戏的传统剧目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有人说《蔡鸣凤辞店》是发生在清朝的故事,所谓“清八出”之一。实际上,明代人的著作中就提到过蔡鸣凤这个人物。明人凌濛初编的《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的《错调情贾母置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里有这样几句话:“湖广黄州蕲水县,有一个民女陈氏……其母马氏是个寡妇……先与奸夫蔡凤鸣私通,后来索性赘他入室,做为晚夫。”这篇小说中的蔡凤鸣与戏曲里的蔡鸣凤的籍贯、行径

相同；凤鸣、鸣凤二字颠倒，想系误传。

剧本里的男主角都叫蔡鸣凤，籍贯大都是一致的——湖北省蕲水县。女主角，年轻的卖饭女，则有柳凤英、刘凤英、胡凤莲等不同的姓名。开饭店的地方，一般的说法是在苏州；但也有一些剧种安排在其他的地方，往往是依据各剧种流行的地区予以附会的。庐剧《小辞店》中开饭店的地方是肥西县的三河镇。湖北黄梅采茶戏《蔡鸣凤》中把开饭店的地方放在黄梅县的胡大桥（镇），并说柳凤英是附近柳家湾子的姑娘。黄梅戏《菜刀记》虽没有明确交待开饭店是在什么地方，但在卖饭女的嘴里却提到安庆专区的宿松、望江、石牌等地名。这些，一方面说明这个剧目流传之广；同时，也说明这个剧目在广泛流传中，逐渐打上了地方烙印。

京剧《蔡鸣凤》又名《串珠记》或《循环报》。写的是：山西珠商蔡鸣凤别妻祝玉兰至奉天贸易，携资返家，中秋路经直隶，遇贼魏大蒜跟踪，蔡故意至岳父祝有德家暂避，晚始归家，玉兰与屠户宋标私通，乘蔡睡眠，以厨刀杀之，埋尸床下。祝有德访婿，不见鸣凤，诘问玉兰，玉兰反诬其父谋害，父女控于县衙；县官高明因有德而释玉兰。祝母送饭，遇魏大蒜于狱中；魏曾跟踪蔡至家，目睹玉兰行凶，出首；官逮宋标、玉兰问罪，祝有德认魏大蒜为义子。这个故事与黄梅戏《菜刀记》中《辞店》以后的情节相同，只不过蔡鸣凤的籍贯和蔡妻、屠户姓名有异而已（《菜刀记》中蔡妻名朱莲、蔡之岳父名朱茂青、屠户名陈大雷），表现重点移至《辞店》之后，主要人物也从卖饭女刘凤英变为小偷魏大蒜了。

黄梅戏《菜刀记》最精彩的是蔡鸣凤辞别柳凤英回家的那一出戏；从全剧看：凶杀、淫乱、迷信等糟粕不少，艺术形式也不完整，结构松散，矛盾不集中，有蔡鸣凤与其妻子朱莲之间关于谋杀的矛盾；有蔡鸣凤与柳凤英关于去、留的矛盾；有朱莲父女间关于嫁祸的矛盾。这些矛盾并非交织在一起，主次分明；而是分段成立，个别解决。没有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蔡鸣凤与柳凤英看来是两个主要人物，但只有《落店》和《辞店》，两折戏是写他们的。《辞店》之后柳凤英就没有戏，蔡鸣凤被杀之后，也不再上场，也就是说戏演到中间，两个主要人物都下台去了。这与黄梅戏其他剧目由一两个主要人物贯穿到底的传统形式不相一致。